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燾

謄録監生臣伍士鵬

經濟類編卷四十八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二

史學四十一則

趙穿故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賢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邾黒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囘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五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

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劉向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别者畧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脱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

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

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覜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

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

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取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

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

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惡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

為謀故其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鞏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

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轂而粿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

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冐没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囚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

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簒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

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

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而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

自序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内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

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别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行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黒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卬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歴始改建於明堂諸
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冦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
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
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
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
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　惟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歴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班固司馬遷傳論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明可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知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前漢書序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
子文初生棄於䴉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
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
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墬於樓煩致
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

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説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

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邉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大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

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禄

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

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顔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禄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禄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宫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旨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惜焉斿博學有俊

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龎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太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黄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尤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

善凡事旃而弟畜稱旃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稱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稱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稱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

初成帝性寛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宫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内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

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
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
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
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
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
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子
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

眭瞿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右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異昔周立爵五

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
事其勢然也漢家承業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
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
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
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
餘年間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
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

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嚚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旣感嚚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嚚終不寤廼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固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

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范曄班固傳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

目睫也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實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畧聊以遇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

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㝢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觧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䟽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辨也愧非脀臣之多聞子産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班彪前史得失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

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

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
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
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
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
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
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荀悅置史官疏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獻帝

覽而善之

漢紀序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損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

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

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

興以前明王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覲矣

劉孔才人物志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

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財得其序而庶績之

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叙詩志

則别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躬南

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

功既成則並受名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濵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材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抗拘之材疾悾悾而無信以明僞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舉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

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劉昭後漢書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奥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巳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

律歴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纉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歴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志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

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觧功
創時改見句非更捜求加文藝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
録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南晋之
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
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志鴻曠須寄勤
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
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
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

志昭表以助其閒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暟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畧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列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暟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吉也

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桶為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壝鬱

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憖鈎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植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此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覿無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歷算之徵有憖證辯星侯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審今令

行禁止此書外絶其有疎漏諒不足誚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輝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懐近識博覲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

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畧時有所脱漏臣奉旨尋
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
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
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内
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
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
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

成文褰襚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之顧懇二物雖自磬属分絶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秖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髙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

當背國而嚮卓也顧黙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大司馬桓溫發徐兖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
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
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
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
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
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
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别本
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

不同遂兩存之

晉史陳壽文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傳論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邱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胄研稽載

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表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
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
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
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竒詞異
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
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
淪寇壤逡廵于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于舊朝行不

進言廣得之矣

北魏主以崔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録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勸浩刋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刋石立于郊壇東方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立于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魏主召高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

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縶浩置檻内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

可哀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武帝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沈約禮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别名題

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剏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滌流遂廣律歷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渾然莫辨是

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横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鄷潦滀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畧竊以班氏律歴前事已詳自楊韋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

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祀朝饗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説已該隨流派别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䶂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采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

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録何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其窺覬

不作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芒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兖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

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幷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羣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

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馬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唖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後之君

子削藁而已焉

北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

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太宗曰誠然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虚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太宗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

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䕶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太宗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删為高祖今上實録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謂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

去浮詞直書其事

高祖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
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
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
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明皇嫌名以字
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
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
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

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所覩改數字覩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文宗曰朕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文宗乃止

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文宗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

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

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
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蔚宗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
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
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
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廹蹙然後為官守耶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

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

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星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

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才力焉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别為著録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氏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氏於右合外傳於内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録表裏相發明庶為

得中以是無媿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官接踵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茍能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蹤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絶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宋太祖時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歷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太宗時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歐陽修論日歷疏　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

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
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
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㩜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
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
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
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
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
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

惟書除自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爲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

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

籍緣白草平事日近𨻶汚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

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纂修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蘇洵史論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

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

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私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禮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

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茍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

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之故從異姓例亦以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

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罷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蘇轍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

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食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鈞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作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邱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

之本大義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代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世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

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大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張舜民史説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説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沐於死

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
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
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
折君臣相成同底於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
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如其不可為而一舍之危行
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
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
復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為疏直蕡於策中引襄

公煞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賛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於庭又賛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為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賛布衣也出應詔時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賛輩造庭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

人若為凖的賛雖不第同試如李郃𦍤公言於朝以為己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賔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高宗時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歴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寧宗時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度估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録及通畧語録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刋行從之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

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史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八